

红楼续梦

● 红楼四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续梦

司 鼎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哈尔滨

Com. 34/01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安晓峰

封面设计:宣一森

红楼续梦
HONGLOUXUMENG
司鼎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1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省统计局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6¹⁰/16 · 插页

字数:387,000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

ISBN7-207-02517-3/413 定价:7.90元

红楼四梦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司 鼎

编 委

司 鼎	刘 竞 尧	徐 文 亮
胡 志 远	马 佳 林	伍 严
赵 蒙 毅	戚 开 远	郭 琼
李 德 仁	孙 金 忠	纪 锋
张 德 启	潘 祖 荫	凌 风
麦 承 文	荆 宏 达	毛 玉 敏
郭 启 亮	匡 亚 兰	邢 芬
车 文 海	霍 玉 茹	关 佩 茹
国 诚	鞠 华	战 世 忠
欧 阳 华	施 敬 业	许 一 兵

《红楼四梦》丛书序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续著现象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种既普遍又特殊的文学现象。几乎所有的小说名著皆有续作,《红楼梦》的续作最多,达三十余种,故谓之普遍。所有续书,都大体踪迹原书人物、环境(也有许多新增的人物),然内容与原作不同,格局与原作迥异。本身虽非纯粹的文学创作,但不乏佳作与高手,所以谓之特殊。以往的文学研究,多集中在曹雪芹及其《红楼梦》本身上,对其大量续作,尚缺乏应有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说,这个研究领域,在国内尚属空白。《红楼》续书,也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广泛的欣赏价值,在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本丛书所选这四部续作是《红楼》续书中很有代表性的几种,且语言精美,内容积极,它的问世,对于开展《红楼》续书的研究,将会起到推动作用。

《红楼四梦》作为续书,是被续之作《红楼梦》的文学反思和社会反馈。从中可以看出对《红楼梦》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反响,可以看出对《红楼梦》哲学的、政治的、社会学的、伦理学及心理学的思考及评价,可以看出对《红楼梦》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人物塑造等各方面的文学价值的认识,可以看出续著者本人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往往又代表着当时的某种

社会思潮。因此，欣赏、研究此书及其他续作，是对研究《红楼梦》的深化，也是研究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认真地组织出版《红楼》的续作，对于开拓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小说的发展脉络，对于活跃当前文学创作理论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 录

第 一 回	绛珠宫议偿恩怨债 警幻仙重补离恨天	(1)
第 二 回	识病源瞒生施巧计 接家音证往悟冰心	(15)
第 三 回	赠多珍反劝有情婢 占神数预定再来人	(26)
第 四 回	会芳园饯分饯长行 赋阳关联吟抒别绪	(36)
第 五 回	撰祭文痴心人悼亡 念亲情老太君痛别	(46)
第 六 回	怡红子泣黛感残春 滴翠亭诉鹃传密信	(57)
第 七 回	巫峡残云对姐唤妹 芸房幻梦兆吉凶	(69)
第 八 回	棘院寻郎警心冤孽 书堂演剧指证仙圆	(79)
第 九 回	践戏言新贵入荒山 试凡心夙缘还宝玉	(92)
第 十 回	敬仙坛乩盘藏隐语 遁禅门蠢婢露真言	(106)
第十一回	痛郎削发倾药损生 忆主伤心拥衾叙旧	(116)
第十二回	毁金锁遗言嘱贤女 呼宝玉切齿类鞮卿	(125)
第十三回	太虚境遣邀薛蘅芜 紫檀堡补叙烈晴雯	(136)
第十四回	花袭人出府丧节守 蒋玉函感旧退婚姻	(146)
第十五回	酆都府冤魂缠熙凤 大观园冷院感晴雯	(156)
第十六回	夜守空房老姬疑怪 心无宿愤方物将情	(166)

第十七回	宝玉还家混淆真假 惜春题画点破机关	(176)
第十八回	下广陵凤姐愿为媒 过栖霞焙茗欣遇主	(187)
第十九回	当金锁巧合证良缘 梦宝玉因疑生幻相	(197)
第二十回	痴绛珠感情洒旧泪 莽紫鹃认物发嗔言	(207)
第二十一回	赐联秦晋诏下南京 赏锡奇珍恩颁北阙	(217)
第二十二回	清虚观仙祠留粉壁 幻影鉴亡配照黄昏	(227)
第二十三回	寻花公子属意还珠 扫墓佳人痛心泪草	(236)
第二十四回	话乡情爱叨翡翠簪 诛盗首飞斩鸳鸯剑	(247)
第二十五回	金殿传胪荣应旷典 香闺制锦集贺新婚	(258)
第二十六回	不忘旧莺姐欲捐躯 因忌才凤姑思退位	(272)
第二十七回	贮金屋娇婢会么弦 兴宝藏财星临福地	(282)
第二十八回	置产营财葛藟谊重 因金惜玉穆木恩深	(293)
第二十九回	诉往事窗外站痴人 辞侧室园中谈挚语	(303)
第三十回	领白镵陡成新富户 制霓裳重集旧伶人	(312)
第三十一回	讯芳踪香院惜闲花 还诗集絮词盘侍女	(322)
第三十二回	委任得人因奴托主 传家存厚薄利轻财	(333)
第三十三回	话梦新闻敦伦迁善 葬花旧地聆曲怡情	(343)

第三十四回	义认螟蛉周旋往事 锦添富贵成就家童	 (352)
第三十五回	庆蒲觞龙舟观竞渡 开寿筵舞榭发悲歌	 (362)
第三十六回	慈姨妈三更梦爱女 呆公子一诺恕私情	 (372)
第三十七回	送旧衣嗔查红绡袄 证回生录寄柳絮词	 (384)
第三十八回	以情感袭婉语劝晴 设法制环正言索彩	 (395)
第三十九回	恩全夙愿追忆书薈 缘了今生重谐卜凤	 (406)
第四十回	庆团圆贾母赏中秋 博欢笑村姬陪戏宴	 (416)
第四十一回	击鼓传花预征佳兆 推云净月立毁冶容	 (427)
第四十二回	还原璧疑破金锁案 嘲鞦韆戏编竹枝词	 (438)
第四十三回	听捷音稻香村设席 洗繁华莲花落侑觞	 (449)
第四十四回	辞水月伴居拢翠庵 照情天群瞻太虚像	 (460)
第四十五回	砑砂痣甄母认娇儿 伏梁症袭人思旧院	 (472)
第四十六回	开绮筵豪饮赛清歌 抱锦绸分房还故宠	 (486)
第四十七回	延羽士礼忏为超生 登高阁赏梅重结社	 (502)
第四十八回	过除夕了结绛珠缘 撕改册惊醒红楼梦	 (524)

第一回 绛珠宫议偿恩怨债 警幻仙重补离恨天

归锄子告于友曰：“《红楼梦》一书写宝黛二人之情，真是铭心呕血，绘影镂空。还泪之说，林黛玉承睫方干，已不知赚了普天下之人多多眼泪！阅者为作者所愚一至于此！余欲再叙数十回，使死者生之，离者合之，以释所憾。”友曰：“已有《后红楼》、《续红楼》矣，不能扫弃陈言，独标新格。”归锄子曰：“后、续《红楼》两书，各有所长。然宝黛卒合，不从自己构思设想濡墨蘸笔而来，于心终未释然。”是年，馆塞北。其地环境皆山。一日，灯炮酒阑后，梦入一山。高峰之下卧一大石，五色晶莹。明霞四照，见石上迸出两股泉水，点点滴滴，如洒泪一般。归锄子曰：“石兄有何冤牵、遗憾，在此垂泪？”那石头忽作人言道：“此名大荒山，无稽崖峰，为青埂峰。我便是女娲氏补天所遗入世为通灵宝玉，因与绛河仙草有未了情缘，千百年抱恨未平，泪眼阅人君非太上忘情者，盍为我一试，炼石乎？”归锄子曰：“一介凡夫，奚克任此！”石曰：“我已赴不老情天，求女娲氏降太虚幻境，商结此案。但惜足下管城子将《红楼梦》截去后二十回，

补其缺陷，使天下后世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无遗憾矣！”言罢，若然有声，梦亦警醒。窗外适坠一石，大如鸡卵，有彩色，甚异之。于是，不避雷同。

且说林黛玉那日行至沁芳桥边，遇见傻大姐告以宝玉娶宝钗一事，顿时痛苦迷心，怔怔的去看了宝玉一会。回到潇湘馆，焚巾切齿，恨不欲生。挨到气绝的时候，一缕香魂离了躯壳。

才出潇湘馆，见一侍环含笑迎上道：“姑娘出来了，我来的正好，引姑娘回家去呢。”黛玉定睛一认，想了想道：“你可不是金钏姐姐吗？”黛玉此时似已忘了她是王夫人屋里的人、投井死过的了，也不想家在哪里，跟着金钏姐姐向前行走。但闻耳畔风声，身轻如飘荡云雾之间。

停了一会儿，风静神宁，抬头见一座牌坊，甚是高峻。前面宫殿巍峨辉煌金碧，迥非人间屋宇。便向金钏道：“你为什么哄我说回家，引到我这个地场来？别走错了路了。”金钏道：“我没有走错路，姑娘自己忘了家了。”

黛玉听说，定神细想，原有些像从前走过的所在。正在沉疑，已至牌坊底下，见上面横书“太虚幻境”四个大字，两旁柱上边有对联。

正要看来时，只听金钏姐姐说道：“姑娘你瞧！有人来迎你呢，快走几步吧。”说着见两个宫妆女子已到面前，瞧着黛玉，笑了一笑，并不搭话，只和金钏说道：“仙子吩咐请到绛珠宫相见。”当下回身引路，金钏扶着黛玉随了这两个女子慢慢行走。但见瑶台西峙，碧水东流，玉宇迢迢，青城缥缈。又听得远远的鸟鸣鹤唳，心境顿清。

一路观看到了宫门，朱扉双掩。两个女子也不住步，绕过东首，又是一座宫院，虽不比那一座轩昂，也觉规模整肃。从正门进内，入了仪门，两旁古松老柏，瑶树琪花。上面六扇朱漆宫门，环衔金犬。右首侧门内又有两个宫女站立。见了黛玉进来，便回身去。不多时，只听得咿呀一声，宫门开处，有两对手执彩旄的引道后面，众侍女簇拥着一位仙子出来。

黛玉举目细睨，似曾见惯一般，却不是园中相伴的姊妹：髻簪太真晨婴之冠，足履玄凤橘文之舄，汉仪镇服，玉佩垂裳，文彩飘扬，形容肃穆。似欲下阶相迎，黛玉趋级而上。那仙子笑向黛玉道：“绛珠别来未久，红尘桃柳，已阅十有余度矣！”

说着携手同行，迤逦绕栏曲折而前，进了月洞门，觉一股幽香扑鼻吹来，比岩桂而尤芳，仿湘兰而更馥。靠南一座嵌空玲珑仙鹤蟠桃水磨花砖墙下，方方花台，四围白玉栏杆，中间不植杂卉，只有三尺余长一颗芝草，迎风摇曳，韵致嫣然。那仙子一面瞧着黛玉，手指那颗芝草道：“你的灵根夙本，倒替你培植得越发畅茂了。”

叙话之间，款步上阶，侍女们拽起珠帘，进内施礼让坐，仙子道：“我到此间，本应僭坐；但绛珠今日还算是客，不必谦让。”于是，黛玉坐了客位。见室中雕饰精工，铺陈华丽，暖阁面前大红顾绣幔帐，两旁金钩挂起，中设公座。心内踌躇未定，早有侍女献茶。

黛玉接杯，见茶之颜色如秋露春云，精光四射。才一粘唇，便觉香沁肺腑。那仙子道：“此茶乃在放春山遗香洞外采斲忿花与忘忧草上的露珠，按七返九还法炼成，异于千红一窟，正与你对证的。”

黛玉未及答言，那仙子又道：“你的职司我在此兼摄，原因女娲氏当初炼石补天未将离恨天补完，留了一石。后来，欲将所遗之石补上，再无神手可完女娲氏未竣之工，至此石化为神瑛，时在灵河岸走动，随有你们这一段公案。牵连此间几个人入世，早就注定册上，铁案难移。若论你夙债已偿，我兼摄之职本应该就此交替，谁想你忘却本来，误入痴情司里，未免太苦了。况且，你为酬报灌溉之恩，若如此撒手，反做了古今第一桩恨事，不是酬恩竟是报怨了。前日女娲氏亦来商此案，我邀了三生石、离恨天诸位仙姬到来，再三参酌，暂借三生石补了离恨天缺陷，把金陵十二册抽改几页。绛珠此去，但请宽怀，你这几年来还他的眼泪，涓涓滴滴，流到恨海，把那眼泪流充溢地方填起宝来，适符金布祗园区数。每区可计万金，知照福、德、财神遗差护持移运看守，将来一并交完使者。如此答报，可谓美满前程再无遗恨，算与你筹划尽情的了。”黛玉听说，茫无头绪。一面警幻仙子复又传了薄命司里人来指授黛玉算法。

不多时，见金钏走近前来，回道：“是时候了，请绛珠仙子起身罢。”那仙子便道：“后会有期，绛珠请回，不便久留。”说着，一齐站起，送至宫门外，嘱金钏引回。

一时，仍依原路行走，金钏向黛玉道：“我家还有一个老娘，并无依靠，只有妹妹玉钏儿，底下要姑娘照应。”话未完，霎时回到潇湘馆。

且说李宫裁和探春两个人，见黛玉气绝了，想起平日姊妹情分，又瞧这样光景，大哭一场。随后雪雁也赶了回来，与李妈妈、小丫头们哭的哭，嚷的嚷，乱了一会儿。挨到天明，探春同了侍书先自回去了。

李纨在外间屋里唤了李妈妈出来，说道：“你瞧紫鹃竟像要哭死的了，去劝劝她是正经。”李妈妈答道：“何曾没有劝她呢！她总不理，也没法儿。”李纨见小丫头们一个个东倒西歪在那里磕睡，又道：“她们熬了这一夜，是靠不住的。还得你留点神，说不得辛苦再熬上一半天，也算尽了你的心了。”李妈妈道：“何尝不是呢！我奶了姑娘一场，白落了个空。”说着便抽抽噎噎的哭起来。李纨道：“原是我的话不留神，倒伤了你的心了。你老人家别哭罢，里头也去瞧瞧，我要去回走一躺呢。”

李纨正要出门，只听那边屋里一个小丫头哭着叫紫鹃姐姐。李纨回身转来径到紫鹃屋里，见紫鹃已晕倒在炕。李妈妈也赶了过来，同小丫头们唤了她一会儿，渐渐苏醒。李纨吩咐了雪雁、春纤几句话，然后回到稻香村。兰哥儿瞧着李纨道：“妈妈像夜儿没有睡觉呢！我想林姑娘自己害病死的，为什么人家说是琏二婶子害死她的呢？”李纨忙喝道：“胡说！这是哪里听的混帐老婆子的话？仔细太太听了捶你！”说着便进里边和衣躺着。贾兰一个人吃了饭，自去上学。

不多时，潇湘馆里一个小丫头急忙忙赶来请李纨，说：“紫鹃姐姐也死了。”李纨只得起身，胡乱洗了洗脸，赶到潇湘馆。先进紫鹃屋里，只有春纤站在炕边垂泪。李纨走近炕沿，叫小丫头携过灯来一照，把手摸了摸说：“手是冰冷的，气还没有绝。”正要和春纤讲话，见小丫头进来，说：“林大娘请大奶奶呢。”

李纨出来，林之孝家的回道：“就是这件东西八下里找个难，听说还是周瑞家的女婿姓冷的央了冯大爷去转了个弯子，才让给咱们的。虽然多花了几两银子，东西再没得说的。太太

同奶奶们在老太太面上心里也过得去。现在外面漆了一槽，赶着把里子托出来，晚上就有了。”

李纨道：“既是这么着，很好！这会儿还得再去弄一个。”林之孝家的听了，怔怔的瞅着李纨。李纨道：“你不知紫鹃这丫头也保不住，象要跟林姑娘一搭儿走的了。”林家的道：“昨儿见她好好的不是？二奶奶要叫她，我还碰了她一个钉子！忽然又怎么了？”李纨拭泪道：“她伤心林姑娘，晕了过去。如今看是不中用了的了。”林家的道：“哭是哭不死人的，紫鹃果然是这样，早就该退送她出去。不过赏给她家几两银子，是有旧例的。里头向来没有给丫头装里买棺材的事。”

正说着，探春走来，听见问起缘由，便向林家道：“为了林姑娘的事，这里几个人都闹的心慌意乱的，谁还留心到紫鹃身上去！人已死了，难道把一个死人推了出去？说不得旧例新例，只可听大奶奶的吩咐，差不多的再买一口来，叫她亲人进来看一看胡弄局儿，收拾了她，往园子后门抬了出去就是了。消停几天，那边去回一声也使得。”林家的听了探春这一番话，再不敢驳回，只得应了一声“是”。

忽听得里间老婆子、小丫头们直声惊喊，春纤吓得脸上失了色，跑到外边告诉道：“刚才见姑娘的手动呢！”雪雁正在院子里晒手帕子，忙赶进来道：“别姑娘活了？”李纨道：“一个痴的，一个又成了傻的了！当真你们留心，别自猫儿跳动！”众人你扯我推，都不敢上前。

李妈道：“姑娘是我奶过的，怕什么？”说着要过去瞧看，才走了两步，见黛玉手又是一动，由不得喊声“啊唷”！栽倒地上。探春便嚷着林之孝家的引了众人上去。

那雪雁到底是伺候黛玉惯的人，心上关切便不害怕。挡前走近床边，细瞧黛玉口鼻间微有气息，脸上神色亦转了过来，便用手去胸前一摸，微觉温和。连忙过来叫大奶奶、三姑娘道：“你们不信？当真姑娘已有了气，身上也温暖起来了。”

李纨、探春忙进来瞧着，向雪雁道：“有现成参汤，快端来给你姑娘灌下。”雪雁忙寻着前儿用剩的半盏，倒在银吊子里头，亲自拿到外边风炉上暖好，倾在茶杯里。端到黛玉身边，把杯子递给春纤，就向杯中超了一小匙，灌在黛玉口内，尚未能全受。李纨站在旁边，轻轻说道：“蠢了头，你把姑娘略略搀起些，那么才好灌呢。”雪雁忙叫了小丫头找块手帕子来接过，与黛玉围住两腮，把左手衬入项颈，略略扶起，将参汤慢慢灌入。见黛玉双眼微开，轻轻的喊了一声：“啊哟！我走的乏了！”众人都说：“回过来了！”李纨便叫李妈和雪雁两个人把黛玉的装里宽卸，仍换了随常用的被褥。叫他们都静静的等林姑娘养养神。当下点起安神香，一面端整汤水，小心伺候。

再说紫鹃伤心昏晕，一魂出壳，渺渺茫茫，似无去路，只在沁芳桥、怡红园一带回绕。那时，金钏送回黛玉来，见了紫鹃问道：“妹妹要往哪里去？”紫鹃应道：“我找姑娘呢。”金钏道：“林姑娘在她自己的屋里，你快回去罢。”紫鹃还要问话，被金钏一把拉在潇湘馆门首笑道：“又送回来了一个！”顺手把紫鹃推跌进院门，魂复归舍，苏醒过来。小丫头报知，李纨、探春过去看明，叮嘱小丫头们用心照应。又叫人去告诉了林之孝家的。遂同探春出了潇湘馆，李纨自回稻香村去。

探春到了秋爽斋不多一会儿，见小红同了侍书跑得喘吁吁的赶来道：“老爷就要起身，二奶奶叫我来请姑娘。先到潇湘

馆去问他们，说大奶奶同姑娘已经走了，就和侍书姐姐找到姑娘这里来的。老太太、太太都在宝二爷新屋子里。我还去请大奶奶呢。”说着，飞跑的走了。探春便换了衣服带着侍书去送贾政。

讲到宝玉病根所起，数年来郁结於中，无可告语。前听凤姐说娶林妹妹的谎话，正似醍醐灌顶，心窍皆通，如何忘得了这句话？今拜堂后，把宝钗兜巾揭去，见不是黛玉，心里便恍了几恍，登时如梦境一般。忙向袭人盘问，袭人又是藏头露尾的话。宝玉越发疯傻起来，瞧着宝钗叫林妹妹道：“你自瑶台月殿下来的，原非俗骨凡胎，也能变化。我知你要变了宝姐姐来试我的心。难道我的心你还不知道？快变过来罢。”凤姐在旁没法儿，只得上前劝慰。宝玉又哭着拉住她说：“要在你身上变还我一个林妹妹的！”凤姐见宝玉闹的厉害，只得顺着他的意思，谎说道：“林妹妹是爱静的，你要那么混闹她，一辈子不肯变过来呢。宝玉兄弟，你也乏了，快安安顿顿去睡一觉罢。”宝玉听了这话，便不言语。袭人等服侍他睡下，贾母、王夫各自回去安歇。

到了次日，贾政因除授江西粮道凭限紧迫，请训后，即於是日束装起程。知贾母在宝玉屋里，进来站在外间，请出贾母来叩辞，说了几句远离膝下，不能侍奉晨昏的话。贾母也叮咛了路途保重一番。便叫袭人扶宝玉出来，向贾政跪下磕了四个头，只是呆呆的跪着，袭人狠命搀扶他不起。

贾政本想训伤宝玉几句话，因才完姻之后，又在病中，见贾母在此，只得缩住了口，便喝道：“你还不起来干什么？”宝玉道：“儿子有一句话，怪不明白，要回老爷。”贾母见宝玉跪在地